

道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

門人金華宋濂編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黠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爲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馮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爲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弃其先祖之訓賊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



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歛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

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後已修宗姓而幸其有所扶持馮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取釁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



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寓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漠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足雖高宗之慈懦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繁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歛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

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得以扶持馮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廩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拍麾群夷適足以為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絀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



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  
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詰玉霧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也  
於是假爾秦龜用以上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玉霧無所  
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霧辭  
予昔日之有事於端策乎元龜處揭我以吉繇兮曰遠  
行之不疑眈循而弗立兮年偃蹇以失時祇自奮而復蹶  
兮豈玉霧之獨吾欺惟玉霧之神聖兮諒天道之秉為練  
時日之臧否兮佩國家之安危何嘉林之養壽兮撫芳苓  
以敷嬉遽清江之授節兮竟豫且之見羈將霧繹其果繼

兮爰眈高乎卜師矧梁米及夫稊黃兮幸鑿爇而無遺真  
古今之至寶兮寔誠敬以自持曷玉兆之罔信兮匪巫咸  
其孰能詰斯嗟童髮之我恪兮展素書以延竚歷壯志之  
未及少試兮迄環堵之恒處彼周路之砥平兮喜掉鞅而  
騰翥此崑谷之險幽兮闕蓬蒿以畸旅况卑汚而蹇淺兮  
久屈蟠於泥土迺虛夸而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宮羽言  
無徵而悉合兮行無實而畢舉用靜作之在人兮何冥頑  
之不吾告語緬天高而地下兮聿依附以相成尚祁寒與  
暑雨兮或怨咨以為聲當耘耨而務植兮迨負擔則資贏  
每託號而銜鬻兮競馳騫以交爭紛燕南而越北兮特蹇  
躅而不行顧肥秦而楚瘠兮恍肝膽之相櫻窮心思其恣橫



兮罄利欲之搶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應萬  
有之異情粵陰陽之雜糅兮肇品庶之馮生宜洪纖動植  
之散殊兮實豫定其翅足與根莖何自知之不徹兮却靈  
稜乎厥靈奇厥靈之伊赫兮僅枯骨之我鏗胡文章之不  
鼓汝譽兮抑智慮之不竭精信乎不內而務外兮故卒與  
俗而咸謚為氓自玉靈之有言兮庸一泯於至默雖吹蕪  
而我瀆兮恐告猶而弗食孰方功而義弓兮孰體色而墨  
坼楚靈投詬而終不汝界兮關朗豫占而任德茲一息之  
尚存兮幸五官之識職諒用舍之無與於已兮庶藏脩之  
是力柰自治之不勇兮敢罔稼而欲播母謂龜策之不能  
以知事兮極神靈之不可測

竄宜楸辭

予自一二年來病既久而日以嗜睡睡又多夢或謂予古  
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楸蓋竄之乎予每惟夫病之亟矣  
惟睡為能少息夫病也然而晝之所思夜夢見之紛拏膠  
擾不遑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之所宜有也作竄宜楸辭  
伊我生之多病兮迺獨處而向隅爰有托於假寐兮僅身  
心之舒愉幸世紛之刊落兮寄吾夢之宴如等百年為一  
指兮謂八極其遽廬昔宰予之在聖門兮曾譏斥其不可  
雕朽何儆戒之遽忘兮恐宴安之或踰豈宜楸之每為我  
崇兮竟淫驕其迹誅予誠與汝而並世兮敢自陷於非夫  
惟枯瘠之若茲兮卒戰兢而自勵凜形骸之欽肅兮召魂



魄之迷潰竦志矛而汝擊兮充氣楮以為衛抗撓梧之不  
復暝兮麾狂藥而弗濟拔妄華之根撥兮斂邪壘之譏誠  
尸蟲穢雜而不黨兮病纏綿而何瘳歟天地之一清兮芥  
聖賢之吾對湛灑局之寂然兮蘊妙蹟之無外精思慮其  
若一兮致事為之弗闕信茲魔之釁逐以不返兮吾益見  
其通明而同害嗟早歲之我痼兮柰平居之鮮懽固精神  
之耗蝕兮漸榮衛之疲殘迄旦為之見枯兮徒夜寢之能  
胖曷異我以宵嘆兮思濟身之艱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  
兮紛俗變之相干顧嗒然而欲一隱其几兮懼純素之弗  
完文儒或弛其名譽兮劍士竊喪其怒瞋尚喧冠擗攫之  
盡去兮寧呻吟吟嚙而增昏信默默而時化兮直緜緜而

道存吾何負而我遠兮雖自訟其奚殫彼陰陽之交會兮  
特感變之所起宜正噩之有占兮實稜輝之相倚緬古莽  
之瞶矇兮復昇落之跳躑豈幻化之往來兮孰夢覺之非  
是歟吹爇乎死灰兮恍撓淆於止嶽形接而謂夫皮膚兮  
竟神通於骨髓何今魚而昔鳥兮且我蝶而彼蟻方雲霧  
之倏為飛滅兮又雷霆之鳴燬貧何患而或盈倉庾兮賤  
何辱而遽躋朱紫信苦樂之相乘兮罔動靜之可弭謂靜  
定之可以自勝兮卒勦勞而弗已誠道真之不至兮故徒  
與世晏而同軌自我病而益病兮匪宜楸其誰尤肆操存  
而不舍兮收視聽而與謀儼聰明之不我壅蔽兮愈泮與  
而優游要虛情之盡黜兮俾蓄孽之日瘳惟真人之無夢



兮在一默而何求縱我夢之或可少徵兮吾又何得黃帝  
與孔丘矜睛聰而咲傲兮發靈簡以歌謳願宜楙之一竄  
以不復兮用稽首于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闕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又樂是用作始教  
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也然  
而樂辭不傳後有博古閑覽者惜古樂之日闕不顯託而  
補其辭凡八章

載民一

於赫顛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群物與淪俗無上下親孰  
父子爾駭爾狎孰綱孰紀泊乎無名澹乎無聲天地無作

聖人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民  
曰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禽獸蟲蛇爾食爾火  
蚌蛤果蔬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教尚安所施

遂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菱庶草彙生孰闢我區孰豐  
尔茁標山砵川撐皮採實火無熅炎水無浩洋狡蟲斯伏  
鷲鳥弗翔允哉樂茲草木蕃廡嗟吾何思維聖之緒

奮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矧我勞動思我瘠捐揉木耒之剡鐵



耜之天雨澮之時風耘之維糜維芑維稻維梁弗爾穢莠  
亦弗蓄蝗五穀告熟民人率育育焉熟焉自古有年

敬天常五

太元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犬雞巷中麻麥  
畝首貨財既來什器孔有臥則哇哇食則吁吁飢則求食  
飽則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在茲柰何不敬

建帝功六

昔在泰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上昭天光鳥獸  
文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弗燭  
無險弗砥黎獻共臣蚊蠕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崑崙天霧被跡乾曜合元孰來蜚龍孰度  
七圍人禽並擾庶品蕃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曆既正  
機矩迭乘帝子何言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忒  
總萬物之極八

自有聖人我車鳴荒何毛何血曷弁弗裳維聖人富維聖  
人壽聖人之厚萬物之昇熙熙乎和皞皞乎大道有自然  
德無疆界爰命樂師授足握鼗欽茲念哉天下攸歸

右葛天氏八闕樂歌辭凡八章蓋予嘗讀呂氏春秋頗載  
葛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其缺  
樂則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遽同者也然今  
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是雖邈乎遠在數千百載之下何獨



不如葛天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世代曆紀者尚矣自皇雉以來伯牛受禪迄于葛天氏十有餘傳歷年之久近都邑之建徙要皆不能以必得其實者况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合乎上德依乎下恬澹而神明內顯恭默而政教四達煦焉而春發凜焉而秋肅陰陽之氣畜積而舒布民物之俗優游而康樂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動之於手足而成舞舞必三人歌必八閔操之必以牛尾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八音行八風屈伸綴兆俯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文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雉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箛前後相

耀彼此相襲是蓋近而英威韶濩遠而中拂鞞鐸之所自出者也近古以降大樂官失職古樂日廢然而五音七音六律六十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猶有賴乎西域龜茲之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備訛謬失節至使蜀一點卒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鎔金鏤石崇牙列簾足以極衆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學不聞古樂無其師竟無有一舉口議其可否而請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脉消融其渣滓者無復可見而淫藝邪僻驕慢輕剽之風日競月增醜不之恤子女獲擾舉聲號噐杯盤狼籍頓足跳踊則已雜出於鄉邦聚會賓客讌飯之間矣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遽同者耶此予重



有取乎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辭者也後有聞者得而歌之且將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矣又何愧乎樂辭之今也哉然以黃帝以下六代之樂與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得而盡補其缺襲乎鼓之軒乎舞之或者當百王之末造而猶可以得返太古之遺聲乎嗚呼遠矣乎是以特錄其辭而又論之尚庶幾乎大樂官之採擇

嚴陵馬君仲珙父誄辭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珙父率家凡歷六替始克葬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愍其遺行之不昭於時乃作茲誄用相其哀誄曰

於歎馬君厥姓維嬴是曰造父別封趙城趙之既王奢也

善兵爰邑馬服開國秩卿世降炎劉北州籍名援介戚里融振儒聲迹焉鉅唐重績治經孰揚天朝燧握節旌信茲苗胤何代弗榮播尔宗譜百世一程故汴之遷視杭作京靖念尔祖策科騰英敷歷州縣執持憲刑鴻踰鳳翥玉潔冰清徑躋法從領袖明廷端紳搢挺實棟國傾維言維行流風盛行曰孫曰子夥有簪纓世祿日遠家擅相承如何君子異我編氓維君自幼鍾厥豐偉長而好學耽翫書史昭茲六經卓有根柢老僊後先搜摛章指孰王非網孰聖弗隨發揮義殊談論蠶起恣觀百家涉獵衆技雋墨交楫德刑迭燬鴻荒迄今三霸臧否薄海內外華戎遐邇孰詩孰賦鏗合宮徵或玄或竺彪別邪詖我常謂多君謂道咫



泓涵浸潤岷嶺峽君不自能蔚為秀士立辭摘藻聞者  
風靡自君既壯聿有時譽矧學之欲弗據要路緬爾祖德  
敢憐我故熾爾學業肯墮我素名場大開百郡充賦匪聞  
伊楚矜懣奔騫彼哲此驚揮霍吞吐聚馬風雨散若雲霧  
孰王弗雕孰金弗鑄匠般何人文梓弗遇惜哉數竒得此  
遲暮誰非退鷁擔不脫免我擔我登爰告我渡我吏其僞  
律我章句彼賢非賢孰妬弗媿菰城南里雪浪煙對人皆  
僞顯我獨僞誤君何不泚復奪君遽豈無文學尚寐無寤  
千載一朝畀彼丘墓伊昔大化乃形尔身既具四體孰儲  
尔神何言何默既咲既顰何冠何履被服襍襍孰羸尔學  
使尔有聞孰嗇尔仕忍不少延維其生之大闕弗完豈如

無生宵漠自然我問元宰孰司其權紛綸變易渺是天淵  
愚蒙者壽智勇則顛卑污者寵藻麗弗宣顏駟蹇剝至老  
乃遷劉晝擯斥厥有詆言言念君子過彼二賢嗟嗟奄迫  
命不可攀蓋予羈紲曾奉顏色爰受君詩僅識緹墨君不  
鄙夷忘我年德我心尔諧略我儀飾我來自東我病殊極  
君苦我留撫茲衽席陳薦酒肴翻倒琴箏一年一集歌咏  
忘食云何遽離久不我即我邸于西遇君逼側大江作潮  
我溝我洫鷺鳩搶地我覆我翼曾是茲秋嘉節是逼柰以  
賞心強欲登陟滿天陰雨被蓑著屐故交何有獨不遑息  
割然長嘯崑崙罔覿慘悽中人展轉病極君生窮窶君死  
豪特新亭之里痛此窳窳我今誅茲玄石弗泐嗚呼珎父



是用哀惻

春秋胡傳補說序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曾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  
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泚艾之故今  
胡傳多与程說相為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  
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衆又况  
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業偏安父讎未報  
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間者嘗讀胡傳  
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曩余嘗論  
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  
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

而為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為聖人命德  
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  
爵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臯陶之明  
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  
典禮經會不復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  
亦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  
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特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  
天下之邪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  
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  
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  
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舜文武



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  
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世  
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  
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  
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  
王聖人曰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魯無奸暴之俗  
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且以為舉國不可  
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  
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  
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恃法而寔濫乎嗚呼二或之  
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

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  
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為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為傳會分裂  
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  
不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為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  
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  
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  
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  
綱大指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不  
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  
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最為疏畧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拆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噤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寔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略也宗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策之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放錢藻姚宏等本

叅伍錯求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其真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學業者脩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敷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或敢為熒惑變亂而情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纒人傷絕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偽自此焉而假託出入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韜於道苟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



漸為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  
且有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赴  
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慊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  
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下者曾  
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為讒說莫之能恤析言  
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  
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  
而行之孱君弱將纖兒佞妾劫之以敗降殺戮之苦誘之  
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巧為文飾勢欲離合強相傾  
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倫亡而後已嗚呼讒邪

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  
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偽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而不由於  
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  
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  
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悉以  
為古之讒說可聖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  
乃從而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為不可廢歟雖然  
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  
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  
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  
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為之有變至



於排難解紛成疆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秦第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其說邪之說罔知義理而偵倒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庸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為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尚為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紫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逢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變動一文辭之譎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而為之亦且羞濕畏懦哀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



豪智勇闖爽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徒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為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為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願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

為偽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獮之間遺民強負義士壘篳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蜎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然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



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鉄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嘗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喟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蒿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稱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臯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荒坵牧豎悲歌蹠踣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一

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後序

門人金華宋濂編

鄉予嘗見永康先生胡公錢唐寓舍每嘆古今道術之異及今覽其所論著則允得其父先淵源師友講習是非取舍之或不同者蓋自近世周邵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以淑諸人然而學者秘之則謂其學之所出者遠有端緒不言師承而今說者乃稱濂溪之所授受寔本於壽峯佛者之徒先生至為論辨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士君子之所深感者也夫以周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未能能以並傳於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延平而又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



矣當是時也二陸復自奮於撫之金溪欲踵孟子曾不以  
循序漸進為階梯而特以一超頓悟為究竟今則至謂朱  
為支離陸為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  
後為學自謂為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  
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  
舉堯舜以來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道而悉謂之  
禪耶惜乎予年甚少僅得一再見焉而不得親扣其詳也  
雖然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天下之雜治方  
術者不為不多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世之學者  
或欲援偽而入於彼推彼而附於偽卒無益也然亦用是  
而日雜矣流及後世秦謂方士偽漢謂治黃老者偽晉王

弼遂用老氏之說以注易唐韓愈至謂孔墨之道同道不  
同則不足以為孔墨然而佛者徒以西方之傑戎暴入中  
國言語之不達被服之不合趨向之不正而今乃欲一混  
而大同之不幾於蕩然而無辨矣哉必也天下人心之義  
理無古今無彼我無華夷無內外雖欲一混而大同之亦  
可也此其道術之所在苟或不契於古之聖賢則其所以  
召夫後世之曉辨謹咋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  
以此道為已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夫自  
江左始平上即遣使重選南士之賢者士之一時幸脫兵  
燹擾攘城郭墟莽之後當天天下大定懷才抱藝不肯一出  
而少試焉是亦終於潔身亂倫而已矣先生蓋自宋季為



渝酒人因得陪四川大幕府末議號稱南中八士及宋內  
附或以先生姓名薦遂召見意謂先生且大用復出而教  
授廣陵凡歷數任僅尔沒沒於州縣之下僚不至甚顯然  
觀其所至教士也必曰嚴恭寅畏其教民也必曰孝弟忠  
信此其道術之正仕處之合文章之懿政事之著誠有大  
勝於今人而且不後於古人是豈苟然之故而遂已者哉  
當予初見先生時先生嘗語予面膚黑而多黧唇齟掀而  
不閉黠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  
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尔家甕之盛酒者半夜  
甕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  
固疑先生或得乎攝生養氣之道者及予自燕南還予又  
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驥生建安虞光祖及  
金谿傅斯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  
之觀人者自夫出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尔等  
得無頗有怨尤者乎傳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  
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益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龍  
故尋行橈墨益見其為學術之弊意者其幸發金谿之故  
櫝而少濯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  
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藁而  
且繼之以涕泣不能自已嗚呼臨長川而後嘆逝者尚可  
得耶尚可得耶

范氏蓮萼卜法序



筮卜法者本楚越間小術也自楚屈原始稱有筮筮之  
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託要之亦  
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枝初不計多寡  
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用其仂然後一時之吉  
凶從違休咎福既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  
時有可采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機者乎蓋晉越相范  
蠡曾與大夫文種事僕上計然計然世所號文子者也而  
蠡種實為楚人而往仕越悉通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  
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龜筮鈴決之奧治國臨政謀  
敵用武莫不如其所願欲越以霸強何蠡種之能有以盡  
乎其術也予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太一六壬玄女遁甲風

鳥雲氣之道越王勾踐宦吳吳將赦越蠡占則曰王聞喜  
時日加戊時加卯功曹為騰蛇青龍在勝先是謂時尅其  
日用又助之事不利而有傷已而子胥諫不果赦及越王  
勾踐歸國越既治吳而蠡去種占則曰王勿追蠡蠡去時  
陰画六陽画三後入天一前翳神光是謂玄武天空無有  
止者言則死視則狂已而蠡去勿復追吳越春秋具載其事  
而史記特推蠡種之術乃出於計然然自越王勾踐之還  
臨明堂悉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叢辰等家脫有不  
合則指為事犯五門初未審所謂五門者果何術也吳越  
春秋蓋輯於東漢趙擘或時漢季頗以天文讖緯九宮八  
卦占候之書為內學而擘自以其說勦入之故不然史記



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詳者蠱種母乃酷似之欵是故世  
之學為天目計神孤單閉杜奄迫關格制客主別勝負之  
術者每託於蠱而行之蓬筮之卜特其細也然則陽至而  
陰陰至而陽陽節剝強而力疾陰節安徐而重固又且游  
觀乎天地四時贏縮進退以為常是豈但古之善用兵者  
為然哉雖一恒人之欲卜其動作云為亦不過此而已夫  
然故微而思慮之所形著而言行之所廢至以天地之靈  
變鬼神之幽蹟而吉凶悔吝之來若有應焉誠有不容揜  
其偽者雖微端龜正策旋式布筮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  
知而預定矣又况達賢君子出入起居浩乎與天同運發  
彌施令宥乎與神俱化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蓬

筮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果足以盡乎天人之道者哉雖  
然越王勾踐之陰謀誦術苟他無所徵纖毫瑣末類出於  
陰陽時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恐其未必致霸必也五穀  
蓄金銀實府庫滿兵甲利然後用是以定王心之疑動越  
民之所欲報讎而威敵者則庶幾焉是故今一恒人之所  
卜雖以民俗間小事亦必天地之氣應與人事相參乃可  
以見其成功不然則龜為枯骨著為朽幹猶不必泥况蓬  
筮之細者哉予具錄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異術矣

唐律刪要序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曠難省故頗刪其要且務觀乎古  
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夫古者先



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憫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滅先代之典籍坑僞生猜驚強暴嚴戾刻深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蓋當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為術是非矛盾紛鎰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僞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若夫隋氏之

初江左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蕃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紀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孟子蓋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僞而不得用非自棄歟是殆秦之任法雖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猶嚴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狙詐猜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為



效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之供調不聞不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盛者雖然關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諉為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而漢以寬仁擯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所為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儻者為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筐篋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粉飾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憫刑期無刑之本意至於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勦民命傷躐國脉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

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為空言此殆儻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儻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儻尚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為後世之龜鑑矣



儉鮮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聽衣綢綿絲布圓綾紗絹絹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于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畜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

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畜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危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狩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蠹



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矢鏃之警宮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數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羨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氈罽青齊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民嗷嗷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繫

繫衣服舟人之子能罷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刑於上杼袖其空日困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敷天下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肯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蓋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老無徭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恠之閭丘生曰臣聞大王來將來勞大王願



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廩空虛賜臣無  
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  
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  
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  
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  
選廉紕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橫政修農事之本焉  
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  
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為三家之傳又析而為數十百家之  
學學曰影傳曰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

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  
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  
說迺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  
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并已意或遺其長  
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  
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  
雋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  
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  
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  
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  
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



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博之尚少而東漢為盛東漢以降  
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  
詁曉曉誰昨靡然趨下夫學之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未異  
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  
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  
也曰變之極必有能及其利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  
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  
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  
自其此心此理而為之古之人有同者乎不同者乎同  
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於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  
於此也蓋昔唐高宗表微曰者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  
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  
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序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  
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  
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  
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然而  
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  
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  
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



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  
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  
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是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  
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為齊弱久矣  
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以義以討天下  
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  
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必  
處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則  
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

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  
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  
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  
情事變雖未嘗出於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  
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  
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  
西周末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  
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  
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  
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恒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



問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為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鴻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子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 春秋舉傳論序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搜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

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語齊語多艱澁故今書又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柰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



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篡弒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在春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史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堯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孟子弟子列傳序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爽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蘆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



同道柰何同傳將以孟子寘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  
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  
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  
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特君猶欲好僞自飾兵起戰士  
也乃以僞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  
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  
好辯而已僞墨並稱百家雜說渾殺之矣豈太史公但見  
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  
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  
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  
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列家語語問答以實

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  
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  
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嘆有  
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克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  
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  
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  
雖太史公不能具知况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  
而四家最顯子游子夏氏荀氏孟子荀氏孟子學出於曾子  
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瞽儒唯唯然略法  
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  
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



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  
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偽江東馯臂子弓  
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  
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  
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  
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  
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  
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又所謂溝壑  
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  
同門異戶者如此又况鄒衍爽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遠  
離恠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

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  
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鏡歌騎吹曲序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  
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自蜀  
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江南春  
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封畢路藍  
縷以啓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國大江以南  
半為山海險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所以極衰於古  
而併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務哉春  
秋之世吳最強越乘其弊而蹙吳越王勾踐乃能無事於霸



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疆方聽戰國游士之說而欲霸楚  
之擊越而走之東盡吳故地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黔  
中國大國也魯不旋踵又一析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  
象木終不足以抗秦人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  
江內一境人民戶口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  
之源歲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  
粟皆運收秦漢漕稅之利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  
蓄兵不練財不彘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蓋昔景  
帝澶淵之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講  
和為度是固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奔之苟安而已宣  
宗承天國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紹興再造不思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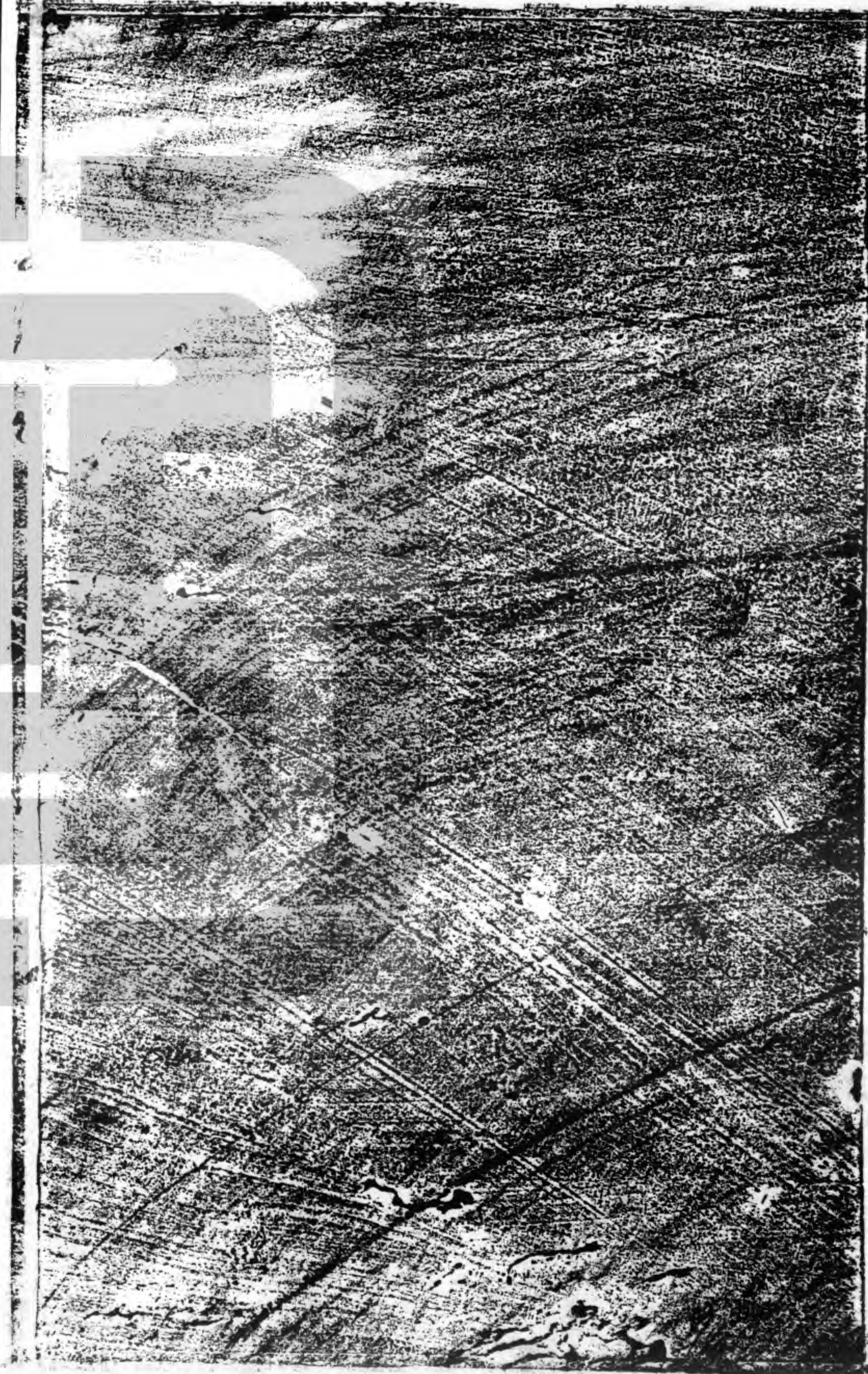
禍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顏氏之大壞可以監矣開  
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之  
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此其  
實已久敬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可乘大  
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沒山東十數郡  
奄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然彼以既衰  
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督歲幣遣兵直窺江淮且不得以必勝  
之也况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貢  
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例青苗保甲害民蠹國曾不之恤紹  
興以後國愈蹙財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  
而縷數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弊者極矣買公田



造關子亦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難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嘗日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十有餘年不散南徧江淒然淚下巴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翱阜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為鏡歌騎吹等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別事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晉未及肄樂府今

翱又擬夫宗元者也鏡歌自日出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邸吏謁故三凡十篇云





北  
洋  
集  
卷  
第  
一  
一  
一





卷之二